

雪映故乡 点点红

□郝 军

在我的印象里,老家院落中那株红梅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傲然开放,凛冽寒风中带给人们是意外的惊喜。那原本要到二月才缤纷绽放的红梅,竟然不自觉乱了方寸,提前孕苞开花。这时候,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诗:红梅已经开了,春天还会远吗?

故乡的春雪映红何止梅花呢?最真切、最热闹当属春节那场红了。红色的对联,红衣的鞭炮,橘红的灶口,亮红的灯笼,红红火火的供销社,彩灯映红的大门楼,无不给故乡的春节增添了祥和如意的气氛。

其实,在我的故乡春节期间,红色是最基本的底色和主色,是美好吉祥的象征,寄托着人们对来年的期望,企盼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、如意吉祥,一天更比一天好。

今年的小年前夕,虽天降大雪,但依然是娶亲嫁女的好日子。一时间,或车马披红,或张灯结彩,或笑脸相迎,或红包奉送。有一户按照传统风俗举办婚礼的人家,迎亲的队伍身着红色的彩衣,举着“奉婚”“回避”的红色告示牌,簇拥骑着披彩挂红骏马的新郎官和坐着大红轿子的新娘,一路上兴高采烈地吹吹打打向男方家的方向进发。主家屋里各个房间,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。大红灯笼高高挂,大红喜字贴满堂。大门小门红对联,衣裤鞋袜均着红。大红婚纱盖头红,红烛红枣摆桌头,红红爆竹震天响,锣鼓红绸迎风狂……

对门那户是当年结婚、当年添子的人家,那可真是喜上加喜。街坊邻居纷纷来家祝贺,有送红包的,有送红鸡蛋的,有送红布料的,有送米面的,所有礼品上都附有写着吉祥话的红布条,祝愿小宝宝健健康康、快乐成长。

恰巧街坊老郝家在为小宝贝过一周岁生日,家人们最愿做的事,就是让孩子“抓红”,期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把纸笔、玩具、印章、钱币、算盘、布料等东西在孩子面前一字排开,每一件都用红布红头绳捆紧扎好,让小孩子随便抓,抓到哪

样是哪样,讨个好兆头。

孩子稍大,家长都爱给宝宝穿上一个红肚兜,那可是大人们给孩子请来的人生最早的“护身符”,护佑孩子平平安安,无病无灾。

记忆中,依然记得家乡那位漂亮灵动的小女孩,掏了一毛钱买来了一根红头绳,把头发扎成两个羊角辫,走起路来,一蹦一跳,一晃一晃,俏皮可爱。50多年过去了,每逢下雪时节,我好像感觉她就站在雪地里等我,红棉袄,红绣鞋,红头绳……那是我青春年少绯红的梦,也是我最初的爱恋。

小年的下午,我来到龙湾巷的院子里清扫积雪,发现有一盆玫瑰花竟迎雪开放了,开得是那么热烈、那么奔放,它可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花,跳跃着一团团尽情燃烧的火焰。我敬佩它热烈大胆、天真烂漫的追求,敬佩它善良坦诚、淳朴自然的付出,更敬佩它傲视冬雪、不惧严寒的品格。

我的故乡,还是一块充满红色传奇的地方。1937年秋天,盘踞在济源的日寇,为了打通通往古都洛阳的通道,竟派了近万人的部队向军事要塞、孟州最高地五龙庙发起了十几次最猛烈的进攻,火光燃红了半个天际,我抗日战士英勇不屈,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弹尽粮绝壮烈就义。鲜血染红了故乡的每一寸土地,英雄的事迹照红了故乡的树木岭丘。泱泱碧血,壮我山河;巍巍五龙,扬我国威。每一名为国捐躯的烈士,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不弯的脊梁、不倒的长城!

近几年,我的故乡继续被红色传承着。救助扶贫、产业扶贫、教育扶贫、健康扶贫和文化扶贫,老百姓得到了不少红利和实惠,扶贫给故乡群众扶出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。这种红,是一种特别的红;这种红,是党旗红,是信仰红,是希望红;这种红,红在新时代,红在新时期,红在老百姓心中;这种红,红得耀眼,红得幸福,红得长久。这所有的红加起来,就是凝聚中华民族伟大感召力、向心力的中国红!

老街味道

□南乡木

焦作的百年老街大多位于新华街、胜利街、民生街、花园街、和平街一带。随着时光飞逝,老街老巷,老情老境,却渐行渐远,有的淡出视野。

那时候,老街住户飘散着浓郁的烟火气。身为市民户口的家庭主妇或当家人,凭着国家供应的各类生活票据,有计划地调剂着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,细水长流地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。人们勤劳地囤积着足够一个冬季的煤球,购买萝卜、白菜、大葱等冬储蔬菜,谨慎地筹备着尚显紧俏的米、面、油、肉、蛋、布等计划内按人口论斤按两拨放的物品。平日里,谁家吃了什么大餐抑或改善生活,甚至连香油放得多了些,都能在邻居家清晰地嗅出。孩子们也会不安分地端出碗到街上炫耀、分享和共进。可谓一户佳肴,街坊飘香。尽管住的房子旧些,生活简单点,但心里是暖的。正是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
那时代,小街荡漾着浓重的人情味。人们住得很近,隔着一道墙,对着一扇门,心里贴得更紧。夏日里,人们拿着蒲扇,穿着宽松的短袖,趿拉着一双拖鞋,脖子上挂着一条旧毛巾,手里再端上一搪瓷缸子的浓茶叶,提着一只马扎,围拢到小巷的角落,拉开了谈天说地的小资生活。男孩和女孩则三五成群,疯狂地跳皮筋、丢沙袋、捉迷藏、背儿歌、转陀螺、弹琉璃蛋儿,或绘声绘色地议论、模仿着刚刚看过的电影、戏剧、小人书的新奇场景,直到院里传出家庭主妇们“开饭啦”的呼唤声。人们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样那样的工具、厨具甚至日用品时,都会毫不客气地一声“大伯”“大叔”“大妈”“大姐”,便向邻居借用,也都会得到亲如一家人般的温馨相助。一家有难共帮衬,你有我有全都有。尽管条件简陋,物质匮乏,可这种浓蜜的清纯、真挚、平等的情感,溢满坊间。那时,人们虽然穷了点,但肉有肉味,年有年味,人有人情味。大家都早已适应和满足于这般的温度的小生活、小情趣、小确幸式的人际交往。

彼时,人们习惯了一种慢生活。大街上、小巷处,交通工具基本上是清一色

的自行车、三轮车,摩托车很少。一声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,就能知晓谁家来了客人,谁下班回家了。自行车后座上驮满了家庭所有的需求,有时是带着家人出行,有时是采购了必要的物品回来。家里少有安装私人电话的,更无其他先进的通信工具。有时找个人就要打电话到单位或家属院的传达室里,再麻烦去叫人接听。一个电话要等很长时间。有时打电话的人因另有急事,等不上接话者,就挂了走人。当来人接听时,话筒里只剩忙音。人们如果有了急事,大都是骑自行车,或坐公交车,或步行,到场通知。有的重要安排要提前一个月或几周告知,以便让人早知早备。外地的亲朋遇急事,大多是到邮电局发电报,及时禀告。人们的记忆似乎都超凡脱俗,何事何事,都滴水不漏地铭记。

那时,街巷的称谓富有年代感。百年老街演绎着沧桑巨变。民主路,曾称为福中大道、大同路。新华街也叫过东马市街、中山东街。民生街又称公安街。胜利街也称西马市街、中山西街。和平街历经东新街、黄棟街、协盛和街称号。还有著名的花园街、幸福街、烈士街、青年路、团结街、翻身街、陶瓷路、自力街、工字路等。大道连小街,小街通万巷。光是那时的民权街,就包含第一到第八巷,进化街也管辖着许多编号的小巷。有的街巷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,逐渐被改造、拆迁,或消失。譬如在果园路北头、和平西街西端贯通时,自力街和进化巷部分消失,另有大片单位和民宅外迁。一位知己家的老宅就曾在老解放区幼儿园的东邻。这处舒适安逸的小院平房,是家里几世经营传承下来的,小院存储着几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和其无尽的少儿时光。1999年,其家响应国家政策,顾全大局,不吝私利,一家老少按要求搬入一处楼房的五楼中。有的街道,进行了整体升级改造。如胜利街,继续发挥美食街、菜市场的效能,逢年过节,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。为弘扬历史底蕴,对花园街等开展特色改造,增设了老式邮筒、电话亭、怀古建筑,让人们有如穿越时空,重现梦幻风采。

“小城故事多,充满喜和乐”。流年似水,岁月沉香,车遥马慢,心亦年轻,老街老景,常思常新。



诗词欣赏

念奴娇·李商隐

□伦炳宣

虽为皇族,历年远,门第早失鲜泽。颠沛流离仍奋读,只盼身家增色。韬略胸怀,期逢伯乐,却入党争册。株连半世,声名常被空责。

唯有满腹才华,誉传四海,与杜温同德。冠作无题题义广,用典过频言涩。诗赋骈章,当求尽美,词意须优择。人心存志,忧欢难以先测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